

五智喇嘛弥伴传奇

西藏社会风情小说

● 云丹嘉措 著
● 李安宅 译



五智喇嘛弥伴传奇

西藏社会风情小说

云丹嘉措 著
李安宅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 北京

(京) 新登字 058 号

五智喇嘛弥伴传奇

云丹嘉措 著

李安宅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卫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

1992 年 3 月第 1 版首次印刷 印数：6000 册

ISBN 7-80057-070-3/I·2 定价：4.2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据李安宅教授（1900—1985）40年代初连载于南京《国防月刊》的汉译版校编出版。原书有法、英、德等多种文本，未见藏文版，李氏据英文版移译。译文发表时，书名为《五智喇嘛弥伴传》，副题《西藏社会宗教言情小说》字样。校编时改书名为《五智喇嘛弥伴传奇》，把副题改为《西藏社会风情小说》，使文题扣合，不致舛错。

关于本书作者，据李氏的一些文章*介绍和编者所掌握的材料看，实为国际知名的法国藏学家达维·耐尔女士及其义子庸顿嘉措二人。李氏汉译文发表时，仅署庸顿，盖有深义，兹从其论，不作更改。

限于当时条件，译文排印质量极差，错讹夺误，所在多有，个别段落几至无法辨读。校编时一一作了修正；同时，把繁体字改为规范简化字；部分专词、术语，采用目前通行译法。除以上诸端外，未作别的改动。

本书著译者均为严肃的治学大家，著译目的，在于用通俗文艺形式，向世人不存偏见地介绍“神秘的西藏”及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其用心良苦，自不待言。然而，时过境迁，今天读者见到的西藏已和书中描写的半个多世纪前的西藏迥异；同时，因世界观的局限，书中难免瑕瑜互见。这些，读者自会慎其去取的。今天出版此书，仅仅在于向

广大的读者推荐一部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而又被人们忘记的现代文学作品，作为读者认识解放前的西藏社会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参考材料。如果读者能从中受到某种启示从而增加对藏族文化的兴趣，则为编者初衷所系。

* 见李安宅《介绍两位藏事专家》，载《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西藏社科院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内部资料版。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一对藏族青年曲折的恋爱故事，向读者展现了本世纪初西藏及青海藏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乡土人情，描述了绮丽的高原风光和神秘的宗教活动，揭示了藏族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主人公弥伴出生时的各种“瑞兆”以及后来围绕他出现的种种“异象”，预示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人。他从小受隐士点化，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悲天悯人的“利他”种子，幻想着寻找那“人人友爱之乡”。及至他见到富商丹津的独生女——仙女般的卓玛姑娘后，又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双双在佛菩萨像前庄严地订下终身。

从此，入世与出世、灵性与人性的矛盾冲突，贯穿他整个人生旅程，把他推上更加波澜壮阔、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舞台，历尽人世沧桑。而当他人欲再次战胜灵性，决心去拉萨和心上人卓玛了却夙愿时，一种神秘的力量阴差阳错地把他带上了鄂戎寺法台的宝座。

第一章

那是个充满瑞兆的时辰。东方还未发白，霞光却撒满林间。林边是他父母的简陋茅屋。屋顶上落了一对金冠鸟。按季节，尚不是它们应该出现的时候。天已久旱，草木枯干，草食动物饥渴难耐。竟在太阳当空的当儿，突降甘霖，大地得以滋润。一只雄壮的豹从窗外窥视着。它庄严而驯顺，毫无怕人的样子。窗内，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临产的母亲听到不知是谁弹奏的歌曲，围绕在她的耳际。

父亲是一位村长，名彭错，现在得到的是第三个儿子。他看见这些征兆，喜不自胜，更陶醉在对前途的希望之中。

他忖度着：这样落地的孩子一定不是平常的孩子，准是哪位得道喇嘛的转世；因为悲悯世人无知，才重新降生在人间，以便继续化度，使人脱离苦海。

然而为什么选择他们夫妇作父母呢？他一时想不出答案。可是，天长日久他便发现在自己身上有些品德是原来被忽略了的。不到一月的工夫，他终于想通了他被喇嘛选作父亲是大有道理的。

他的太太章珀尔听他说及儿子的神异，并无夸张的心理，她自己作梦也是不会反驳丈夫的。实际上，颇有声望的转世喇嘛（化身或呼图克图）（译注：呼图克图为蒙语“圣者”之意，不过帝制时代有时用作封号）连达赖、班禅在内，不是也有降生在贫寒之家的吗？

那么，这个拼命地吮她的乳的小孩是个呼图克图当然没有疑义了。这对于她没有什么希奇，只不过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希望罢了。那就是将来家计富裕，惠及亲属，受人崇敬，被人羡慕的一种希望。

这对充满喜乐的父母的一些朋友、邻居，不久竟公开宣布：小孩实在是个呼图克图，而且指出他的前身的名字。当然，老实说，形成这种看法，胜利中的父亲是起了微妙的作用的。

他们指出来的名字，是一位大人物，即故去不久的弥伴大师第十七世。弥伴第一世，数百年前在埃弗尔士峰（即珠穆朗玛峰——编者）角牟罔卡雪山苦修，以神通著称。以后继续转世，受人崇敬，至第十七世而大享世福。他是法轮寺以及四个小寺的寺主，掌有百姓众多的庙产，生活极为豪华。这位十八世待位小喇嘛，凭藉上一辈的余荫，将会更有财富、更有势力无疑。

到了给孩子命名的时候，父亲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弥伴”，意即“不败”、“不可摧毁”，以溯本源，且兆将来。

问卦于两位卜者，卜者亦异口同声，说是名字全与卦象相合。

辍莫村的一对村夫村妇，就这样悬想他们的儿子将来的命运。

二

尽管作出这样的判断，弥伴仍和旁的小孩一样成长起来。先爬行，后学步，蹒跚于箱子垫子之间。（藏俗，箱子垫子即是座位，不用椅凳）。

无人教他说话。因为西藏没有教小孩说话的风俗。他们以为，人的说话，有如牛鸣犬吠，各以其类，自然而成。试看一切藏民小孩，不都是不经人教而会说藏话吗？不过藏孩比别的孩子说话较晚，也是事实。弥伴两岁的时候，还只是会哭。他哭叫起来，声音嘹亮，证明体质特别强壮，足使父母放心；只是喊些什么，则不管怎样解释，也无半点流利藏语的痕迹。

三

法轮寺的当局寻觅寺主弥伴第十八辈转世活佛的时候，即在小孩弥伴三岁的那年。消息传播开来，有如燎原之火，远近皆知。彭错为了预备觅佛使者的来临，把可以证明他的孩子就是那位呼图克图的转世的一切征兆，搜集得无一遗漏，解释得天衣无缝。

此外，他还请了他所崇奉的教派中的两位喇嘛念经，

还祈求他的族中保护神、章珀尔族中的保护神，以及当地的山神土地，多加保佑。为了万无一失，又请了一位巫术师，作法念咒，以便得到一切神仙鬼怪的灵庇，至少也要他们不致故意为难。每一次法事，除了主事者外，都另有数名学徒参加。

杀一牛一豕，用各种方法，以饷喇嘛和巫术师。另以豕一头、鸡数只，作为巫术师作法时的牺牲。

母亲打发两个孩子至邻右农家找来一些鸡蛋，亲手制一盆“汉人羹”（即汤面条——编者），并做酒醴，以备大量醺奠之用。

到了预定的那天，本波教的巫术师（佛教输入以前之教）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来到门前树下作法。过了不久，两个喇嘛跟着徒弟也从山上寺庙降临，出现于村旁山坡。在他们前面，三个徒弟吹着人腿骨的号（可以真是人腿骨，也可以是模仿其形的铜器），使人知道他们到了。

喇嘛进了彭错的家，与本波一同进餐。然后与其分坐，一面朗诵经文，一面敲手鼓，摇小铃，祈祷如仪。本波则返于树下，将牺牲放在叶子上面，对着念咒。来宾进了小餐，看见那样的丰盛，知道大餐来时将要更好，高兴庆祝，自不待言。

为了取个吉利，彭错更在屋的一角预备一处宝座，即预兆法轮寺迎子升御的宝座。法事完毕，就将孩子放在座上，披以黄缎大衣。此时，由喇嘛僧侣进行最后的祝福，加佑于家长、全家，及其产业。然后绕田一周，一面诵着禅文，一面抛撒加了法术的谷粒于人，于畜，于各物。大量的包谷粒（玉米）落在弥伴身上，充满了宝座，且于座

下自然地辐射出去，象征着法轮。随时注意瑞兆的父亲，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见着了，也都同意这是弥伴将要宏扬正法的另一证据。

一切完毕以后，所有作法事的人都以等第的不同，得到不同量的钱帛礼品。本波得到牺牲最好的部分，回家去了。喇嘛们则既得了离寺游玩的愉快，也携大量的肉、发酵的麦粒，一面说笑，一面登山，走向寺院。

彭错夫妇忙着分赠食品给邻人。弥伴没有人管，在宝座上入了睡乡。

四

可是，不管预兆如何圆满，法事如何尽力，事态竟出意料之外。迎佛使者根据自己的占卜，没有向辍莫村来，而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彭错没有机会献出儿子，或者将证人介绍给他们，说是儿子生日都有什么吉兆。

法轮寺的当局考察了十几个候补活佛，留下三个，以作例行测验。

第一，候补人要辨认什么东西属于前世喇嘛的；第二，要请一位具有神通的人证明候补人乃其转世；第三，候补人要抽签中选。

不管彭错拜访了多少次的有势人物，不管怎样送礼，都白费了。弥伴没有得到候补人的资格，也就无法提出应该承继法位的证据了。

彭错自慙自叹的当儿，法轮寺选妥了寺主。一个亚隆村夫的孩子，符合了三种测验的结果。他毫不迟疑地认出

弥伴十七世的念珠、金刚杖，以及袈裟——虽然还有许多与这些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位天眼通三次证明他是十七世的化身，而且一切星占卜算都相符合。抽签三次，每次先出来的也是他的名字。

五

法轮寺寺主的转世活佛确定了，被确定的父母欢天喜地同孩子回了家，专候吉日良辰再将孩子交出，正式迎入寺院。

两月以后，法轮寺派来三位僧官，跟着许多扈从，迎接原为他们师父的那个老喇嘛而现在转世成为小孩的新寺主。

归程的行列，伴着笛管、号筒、大鼓；小活佛披着金色袈裟，骑着白马，两旁各以一僧护持，还有一僧为他打着长伞，浩浩荡荡，拥入法轮寺院。

寺院周围都是低矮的僧舍，里面不和僧舍相连的大院落里矗立着活佛的四层宫邸。镀金宝盖的灯笼，闪耀在阳光之中，出现于楼阶的上端。

正门之前有凉台，台壁有壁画，石阶直通凉台。行列即拾级而升。

笛管如语如诉，鼓号如远雷如洪涛，拥着十八世重入旧居。

小活佛这样升阶入室的时候，名叫弥伴的小孩，既然失去了候选的机会，就和别的孩子一样，站在茅屋附近的林边，直挺挺地，若有所思。从未说过话的他，竟慢慢举

起小小的右手，张开五指，沉毅而清楚的说了一声“五”（Inga，藏语“五”的发音，无相应汉音对译，径意译“五”。——编者）。

一阵清风掠过林端，树顶高枝随着一拂，好象向他行礼，好像祝贺一位英雄的降临，尤其是一位英雄的出征。在他降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神光，这时又环绕着他，照耀到视线以外。母亲章珀尔刚好在附近工作，也听到空中的妙音，有如孩子降生时一样。

虔诚的她，没有看见孩子的样子，可是看见了神光，听到了妙音。她很惊奇，满怀问题，本打算一回家便向她丈夫申诉；可是遇着彭错俯在床上，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第二天，惊奇之感消沉了不少，加以她那慢吞吞的脾气，或者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以为向醉汉说及这样的神秘，也许是亵渎的事。所以，她竟自秘而未宣。话是没有说，但在心灵深处，则坚信弥伴的前途非凡了。

六

然而，不管弥伴的前途如何，是光荣的还是平凡，是幸福还是悲哀，均尚在不可知之数。他的父亲彭错则因以往的经历，大有壮志未伸的郁郁之情。

现在十分不得意而沉湎于酒的彭错，曾经是个首长，是个武士。英人侵藏进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德木宗的长官征调所属一切土官赴援。彭错所隶属的土官派他为村长，且兼队长，就让他领兵前往。

他的“兵”乃是数十名山民，各执弓箭。彭错以队长的

资格，耀武扬威地骑马当先，以为对付不知死活的侵略者，可以马到成功，一举而歼灭了。他们很快越过高山，离开辘莫沟，进入了德木宗境界。再穿林而下，到了底斯达的洪流边。在那里，森林深处，数百工人正在日夜操作，制造竹箭。

同时，有经验的猎夫，装配毒药，敷于箭镞，装满了箭囊，放在征夫的肩上。

另一面是文明的白人，仗着精锐的武器，众多的兵士，自信可以一战而胜。想不到山民的战术虽幼稚，可是顽强抵拒，也足够困恼人的。在子弹的穿梭呼啸声中，有人发现了彭错前妻所生的独生子中弹身亡。

藏兵支持三个星期之久，终于是来福枪胜利了。德木宗的长官被逐，少数的土官也得到同样命运，其中之一即彭错的上司。而彭错仍随侍土官以从。

以后数年，英武的时期已过，郁闷的情怀难遣，彭错偷生于被逐土官的旅舍之中。家产已被奸人瓜分。因那些人料及藏兵必败，早于战斗未了以前，即投降敌人，为之服役了。

及至德木宗的长官被命复职的时候，部下好友辘莫土官也回原邸，忠诚不渝的彭错当然也跟着回来。土官恢复了原有产业，彭错则举目皆非了。原来的豪富，抗战归来竟一无所有了。土官虽会体念下情，仍叫他当村长，可是鸟尽弓藏，再也没有更多的赏赐了。

彭错回到房屋倒塌的家，没有别人，只有两个妇人为伍：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是寡居的儿妇。

按藏民的规矩，彭错为儿子娶章珀尔的时候，曾给亲

家一笔聘金，即偿还养育费的意思。因此，彭错对于儿妇取得了亲权：假定她再出嫁的话，他可凭着父亲的权利，获得一笔聘金。可是，他在脑子里转的乃是另一个念头。

已故的儿子出世的时候，距今二十五年了，太太还没有给他生下另一儿女。那么，倘要再当父亲的话，自非再娶不可了。多妻制，尤其是因为缺乏子女而多妻，在西藏本来说得通，所以再娶不该有什么困难。不过再娶一个好人家的女儿，非要重聘不可。然而像他为章珀尔所花的那一笔，现在是无筹措了。该怎样办呢？不是可有省钱之道吗？儿妇章珀尔本有姿色，而且脾气温和，比她更好的太太是不容易找的。她与婆母处得也很好，倘若他将她娶了，家中不会有任何变动。不象另娶一个麻烦：或者大太太不满意，或者新来人蛮不讲理，会使家庭不和。

熟思久虑以后，他决定要娶寡居的儿妇了。这没有什么讲不通，因他跟她并不属于同一血统，而且她还没有一儿半女。

至于章珀尔怎样想呢？她不是可以嫁一个比乃翁年轻的吗？可是，她那顺从的性格不会使她反抗，而且也想不到反抗。婚礼静悄悄地过去，村长的家任何变动也没有。两个妇女照旧忙，照旧单调，一个男人照旧没有事作，照旧闲散。

几年以后，章珀尔生长子多佳，次子即弥伴。

弥伴虽然满有异兆，可是日常行为却显不出怎样特别来。沉默寡言，十分贪食。家境不好，能够到口的都是粗粝，而且不多。这就难怪他永远吃不够了。而且，西藏的父母不讲溺爱，是不会对孩子娇生惯养的。

弥伴每日驱牛放牧，日晡始回。头几个月，他的哥哥多佳还跟着他，以后因多佳有助于农耕，永远在田里操作了。多佳发育得特别快，能和伯叔堂兄结伴出去打猎，有时还独自出去，满载而归。彭错看着长子这样能干，高兴不小，稍可安慰他对次子失望而悲伤的心。

可是，父亲虽然对弥伴前有热望后有失望，再也提不起信心，母亲则于心灵深处对幼子怀着羞怯而不可明言的指望，相信这个不说话而贪食的孩子终究会大有前途。所以晚间从地里回来，腰在痛着，臂在麻着，匆匆忙忙藉着灶火的余光而备饭的时候，仍然忘不了偷看孩子几眼——即那捧着碗，合着眼，半睡半醒地躺在地上，只要一喊吃饭，便会精神起来的孩子。

七

一项出乎意外的事件冲破了家庭生活的单调，而且大大改变了弥伴的性格。

有一天，弥伴像往常一样，赶着牛出去，散入丛莽觅食。傍晚，他开始将它们集拢起来，预备回家。按习惯，它们会自己入群走向应走的道路。小牧童竟发现群中少了一个，少了一头领队的牡牛。他怎样找也找不到。该怎么办呢？他一面着急，一面思索着。父亲的脾气是不好惹的，过去挨打受骂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了。他知道，现在回去，立刻会被打发回来，重至林中寻觅，谈不到什么晚饭。……与其挨一顿鞭子，再往返白走一趟路，还不如现在就去把牡牛找回来。

夜色朦胧了，不能忍耐的牛群悲鸣了起来，有的已经开始走向谷口。弥伴打定了主意，急忙赶着牛群走到比较熟悉的道路，相信它们会自动回家以后，自己便又重新爬上山坡。

这时，弥伴一点也不害怕。与其说是勇敢，毋宁说是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他与别的西藏小孩一样，曾经听过关于妖魔鬼怪的可怕故事。他自然知道，各种精灵是会隐于树木、岩石、水泉，而对走近跟前的人物加以恶作剧的。他也知道会有专捉小孩的妖魔，把他推下山涧，然后让山合拢来；有时，故意把小孩的头露在合缝外面，给人传递一些消息。他更知道林中会有猛兽，夜出穴中，四处求食。如果人畜深夜离家，那是非常冒险的事。在家里安全，那是因为“经旗”四布，有所庇护。这一些他都知道，可是他并未害怕。

饿，倒是真的，因为他永远都在饥饿。牡牛的踪迹一点也没有。夜色漆黑，没有一丝月光。伸手看不见掌，他被绊在树根上，挂在荆棘间，最后又有凸出的岩石碰着他的头，一下子撞晕了，跌倒在地。头显得很痛，肚子又饿了，不禁涕泪滂沱起来。哭够了以后，又不觉瞌睡起来，到了另一世界。那里用不着找牛，没有可怕的父亲，而且没有饿得叫唤的肚子。

醒过来时，已是充满日光了。然而那是奇怪的日光，比往常更多金色，而且树梢下面整整齐齐一片光亮，使该有阴影的地方也都浴光而明亮。几步以外，一个豹子对着他伏看，纹丝不动，那双大而碧绿的眼睛滴滴溜溜地注视着他。